



韩仕梅 受访者供图

韩仕梅

“田埂上的诗人”引起网友关注

冬日的早晨，豫南平原升起了薄雾。55岁的韩仕梅坐在自家小院的矮凳上，膝上摊开着泰戈尔的《飞鸟集》。院子里，几只麻雀正啄食散落的麦粒。“生如夏花之绚烂，死如秋叶之静美”，她念道，透着一股浓浓的河南腔，阳光把她棉袄上的花布图案照得发亮。

三十四年前，为了一笔3000元的彩礼，母亲将韩仕梅从邓县嫁到这里——河南淅川县丹阳镇薛岗村。大半辈子，她的生活半径没有再超出过这个村庄。直到六年前，接手一部儿子淘汰的智能手机，让她的人生迎来新转机——她开始写诗。

如今，这个只读到初二就辍学的农妇，已出版了个人诗集《海浪将我拥起》，写了1200多首诗。日前，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了韩仕梅，聊起写诗时她的语速会不自觉地快起来，话音里夹着她标志性的“嘿嘿”一笑——笑声短促而爽朗。韩仕梅告诉记者，自己现在“享福多了”，不再下地干农活，家务之余还能读读诗、写写诗。“你看”，电话那头的声音里透着一种朴素的满足。“平凡的日子也能开出诗意的花”。

诗歌将我从生活的泥淖中拥起

羊城晚报记者 熊安娜 梁善茵 实习生 郭嘉会

……”错别字和拼音夹杂其间，她不好意思地笑说：“我好多字都不会写，只能用拼音。”没想到这些质朴的句子引起了关注，网友称她“田埂上的诗人”。诗越写越多，很多网友鼓励她，甚至教她平仄格律。韩仕梅说：“我的一生早已经被束缚得那么厉害了，写诗就想自由自在地写，写自己向往的生活。”

写诗，让韩仕梅在沉闷如泥淖的生活中找到了一条裂缝，光从那里透了进来。她在《结婚证》中写道：“可恨的结婚证/废纸一张/却束缚我的灵与肉/身体留给丈夫和儿女/灵魂放进万花筒/跟着文字走。”农妇、诗人、女儿、妻子、母亲……她在这里身份和标签之间对抗挣扎，只能用诗歌宣泄胸中的苦痛。

韩仕梅藏在电动车收纳盒里的身份证上，姓名一栏写着“韩花菊”三个字。她说这是当时户籍登记时的失误，在过去也不碍事，就将错就错了。可她还是喜欢父亲给她取的名字，以“韩花菊”走过半生的她，在诗里扩张着只属于“韩仕梅”的自由。她还为自己写过一首藏头诗：“寒冬来临历尽霜，仕途往返添迷茫。梅花傲雪色更艳，诗出墨染溢芬芳。”她要活成“寒风凛冽中的一缕梅香”。

“把和我一样的女性，糅进文字里”

2023年，52岁的韩仕梅出版了人生第一本诗集《海浪将我拥起》。书名来自她最低谷时写的一首诗——那时儿子婚姻失

败，丈夫的精神打压让她几乎崩溃。自从韩仕梅的诗在网络上走红后，丈夫总是“怕她跑了”。于是，他撕毁她的诗稿，限制她的人身自由，删除手机里和她聊天的网友。回忆起那长达15个月被监控的日子，韩仕梅用“生不如死”来形容。所幸有许多支持她的人，“我把鼓励我的人比作海浪。我已不再沉睡，海浪将我拥起，我奋力走出雾霾，看到了清晨的暖阳。”

拿到出版合同那天，韩仕梅正在工厂食堂做饭，她躲到后厨止不住地哭：“能有一首诗印在书上，我一生都值了。”诗集出版后，她把书带到母亲坟前：“妈，我这几十年的酸甜苦辣，都在这本书里了。”

韩仕梅对母亲的感情是复杂的。她曾埋怨母亲草率地决定了自己的命运，怎么也无法理解，“妈妈读书识字，为什么还是给我们包办婚姻！”1993年，她刚怀上儿子的时候，母亲来家里帮干农活，看着操劳的她终于承认：“我是把你这辈子害了。”韩仕梅沉默以对，后来她在诗中写下：“我心中那盏灯依然亮着，母亲把手伸进我的皮囊，掏走了那盏灯。”

韩仕梅是趴着来到这个世界，这种出身姿势，曾被迷信的母亲视为“不孝顺”的象征。2005年，母亲重病，韩仕梅是陪伴最多的女儿。母亲说，“你还是挺孝顺的。”“养育之恩和她给我包办婚姻，一码归一码。”韩仕梅说，“现在不恨了、释然了。人得在岁月里不停地打磨，才能不停地成长。”母亲去世后，感到想念时她就写诗：“摘一朵云/用

纤纤十指捻线织纱/给娘做一件衣裳”“我给娘收藏了四季/让仙鹤捎去天国”。

在快手写诗之后，从前无人理解、无人倾诉的韩仕梅，收获了天南海北的朋友”。许多与她有着相似境遇的女性，纷纷给她发来私信。一位山东的80后女子，曾被丈夫打断八根肋骨，在韩仕梅的鼓励下，终于鼓起勇气挣脱了不幸的婚姻。她说，每当想孩子的时候，她就会读韩仕梅的诗。“我会腾出所有时间和她们谈心，能拉一把是一把。”韩仕梅说，“我和我一样的女性，糅进文字里、藏进诗句中。她们悲伤着我的悲伤，痛苦着我的痛苦，也欢乐着我的欢乐。”

谈及2026年的打算，韩仕梅说，等过完年，她想去养老院做护工。“我看好多报道，有的护工欺负老人，心里特别不好受。要是我去做，每一位老人我都用心待他。人总归会老的，不是吗？”

“写诗写疯了”

2021年，韩仕梅受联合国妇女署邀请，在“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”站上北京的讲台。在台上，她讲述自己被压迫的半生，也讲述诗歌如何像海浪将她从生活的泥淖中拥起。

在韩仕梅的诗歌中，美好几乎都是空想，但痛苦却是具体的。“和树生活在一起/不知有多苦/和墙生活在一起/不知有多痛。”因为没有爱情，所以她写了很多关于爱情的诗。丈夫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墙，困住了她，让她活得像个囚徒。说起心中理想的爱情，电话那头的韩仕梅，

声音里藏着几分羞涩：“他懂我，我也懂他，共同努力，互相体谅，互相包容。两个人真正相爱了，哪怕是一刹那、一瞬间也是美好的。”韩仕梅羡慕余秀华追求爱情的勇气，“我懂她，不管多大年纪，每一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。”可被问及自己还期待爱情吗，她却轻轻笑了笑：“不期待了，老了半截子快入土的人了。”

在薛岗村，没有人和她是一样的。韩仕梅曾下定决心离婚，那时村里的大部分人觉得她“写诗写疯了”，走在村头，总能感觉到底面投来的目光与议论，“开始挺痛苦，现在不了。管你说啥子我都不在乎”，韩仕梅说：“她们有的也不快乐，但还会守住，她们思想比较守旧，受传统观念束缚，但是我不想被这个东西再压迫着了。”

对韩仕梅而言，能与丈夫的生活处于一种互不干扰的状态已是很好。对这个“怎么也叫不醒”“比巨婴还大的巨婴”“像木屑一样可怜”的“老头儿”，她总觉得还有份责任。“最好时光都被消磨殆尽了，也不在乎这老年时光，我也找到了诗歌作为我的归宿。文字里有山有水有花有树有爱，多好。”

如今，韩仕梅依然生活在那片熟悉的土地上，继续着忙碌的生活，操持家务。但诗歌改变了她面对生活的姿态，让她从苦难的泥沼中艰难起身，“我用自由的灵魂/去尝试着爱一棵小草/爱一粒尘世的浮尘/爱每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”。她不再等待被爱，而是学着去爱世间万物。那些曾经的委屈和失意，通过写诗一点点被抚平、被放下。诗歌对



《海浪将我拥起》

她来说，已不再是单纯的宣泄，更是一种自我生长。

现在的她，下笔越来越顺：“写诗就像涌泉，一提笔就停不住。”在烟台录完小年夜春晚的第二天清晨，韩仕梅就一口气写下了13首诗。写得正畅快时，电话响了。“灵感像鸟，一惊，扑棱就飞走了。”她提起这事还有些气鼓鼓的。

韩仕梅向记者分享了她最近创作的一首诗。不久前，她在抖音上刷到一个视频：城市的路灯下，飞扬着大片的雪花。她从没见过那样的景象，在她的世界里，只有望不到头的灰扑扑的平川。于是，她写下了《不紧不慢的生长》：

我带着雪花飞向你的城市
灯光下修长了身影
张望着抓不住的冷
风肆意地生长出棱角
刺痛了我的眼睛
转身我已不再孤独
有远方的远方正在向我慢
慢靠拢

**四十二街地铁站的舞者**

【拒绝流行】

曹林 华中科技大学新传学院教授

我的有用我做主

过年最让人期待的，就是无须面对“有没有用”这个现代性的灵魂追问。读闲书有什么用？睡懒觉有什么用？过年就是过年，可以远离日常社会时钟的有用性拷问。

作为老师，这一年被学生问得最多的问题是：有什么用？——读文科有什么用？找不到工作拿到文凭又有什么用？AI无孔不入的渗透，加剧了现代人的工具理性压迫感，“内卷”就是这种工具压迫感的深层症结。

我是这样回答的：当你问出这样的问题时，就充分说明了文科之用——赋予你陷入无用困惑时一种意义支撑感。文科所有的训练其实都集中于一点：作为一个人，你不是工具，不是为所谓“有用”而存在。当人们说“有用”时，总预设着一种他者目光对你的审视，把你当成一个工具——对你“有用性”的无限榨取。人们自小就被这种结构性的工具理性所支配，渐渐形成了“自我工具化”的强迫感，不断向别人证明自己是“有用的”，现代人的抑郁、焦虑、悬浮、空心问题就源于此。

人文给一个人、一个社会所提供的价值就在于，超越工具而赋予人以价值理性的精神归属。——我不能总在向别人证明自己的有用、为他者而榨取自己的有用性。我不是为了“对别人有用”而生存，我的努力与追求，很大部分是留给自己——不是为了让别人觉得我有用，而是我自己觉得有价值。人的主体性，就在于这种“判断有用性”这个问题上的精神主权，我的有用我做主！

**让厨师发亮**

到深圳79号渔船海鲜主题饭店用餐，当菜肴一道道端上桌时，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细节：每一只盛放菜肴的盘子上，都夹着一张小卡片，上面标注着厨师的编号，比如百香果鲍鱼的盘边写着：“32号厨师，欢迎品尝”，一目了然。这是餐馆用来进行品质管理的一种方式。

朋友们对对此都不约而同地点点头称许，认为这种公开而透明的做法值得推崇。我们都曾有过不甚愉快的经验：在不同的日子里，到同一家餐馆点同一道菜肴，味道却判若云泥，败了胃口，坏了心情；究竟谁是“罪魁祸首”，却不得而知。如今有了编号，若菜品出现问题，管理层便能迅速追责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

在我们的社会里，尖锐的批评处处可闻，而温馨的赞美却如凤毛麟角。于我而言，菜品有了编号，也就等于多了一条可以通往褒扬的管道。那些默默耕耘、任劳任怨的厨师，是餐桌后面的无名英雄，我们应该利用这些编号给予我们的便利，向他们送上赞美、掌声与肯定。

下次再度光临，我们或能将品尝到“更上一层楼”的滋味——心情发亮的厨师，自然也能让他的菜肴发亮。

**那一条国情分界线**

1935年，地理学家胡焕庸画出一条“瑷珲—腾冲线”，从此成为影响中国百年格局的“国情分界线”。线的东南，36%的国土聚集了96%的人口；西北，64%的土地仅承载4%的人口。它不仅是人口地理的分界，更是自然、经济、文化乃至国家发展的关键划分。

《国情分界线：胡焕庸线及胡焕庸其人》这本书，由胡焕庸之孙胡复孙主编，权威解析胡焕庸线，从地理环境、历史演变到现代意义，揭示中国人口分布、资源分配与区域发展的底层逻辑。

胡焕庸线无声横亘于地图之上，却如血脉般搏动在每项重大决策之中——乡村振兴的资源倾斜、西部大开发的节奏把控、“东数西算”工程的节点布局，无不映射其深层约束。它并非静态刻度，而是在动态演化中持续形塑国家战略的走向。

认识“胡焕庸线”的意义，同时也是对中国国土的再一次认知，这种认知正随2026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红线政策的深化而愈发迫切——当卫星遥感数据显示西北生态承载力出现边际改善，当“胡线”两侧高铁网密度收窄，这条线正被科技与政策悄然拉近。

**与阿英先生有缘**

新年伊始，收到《阿英藏章回小说图录》，褚福颖编著，16开本彩印精装，厚厚一册，拿在手里沉甸甸的。

阿英（1900—1977）的藏书十分丰富，尤以收藏近代文学文献闻名遐迩，与唐弢收藏的现代文学文献堪称“双璧”。他的近代文学文献收藏，包括小说、戏曲、弹词、宝卷、鼓词等众多方面，章回小说正是其中的大宗。阿英逝世后，他的珍藏捐献给家乡安徽芜湖市图书馆，这部章回小说图录的影印出版，正是对阿英藏书文献发掘整理的第一个可喜成果。

这部图录共收入阿英所藏清初至清末章回小说221种。我不是专攻近代文学的，但观赏阿英所藏的那么多清初至清末的五花八门的章回小说图录，也不能不叹为观止。凡是文学史著述上提到的，图录中几乎都有，更多的是文学史著述中未列的。单是《红楼梦》和《红楼梦补》《补红楼梦》《续红楼梦》《后红楼梦》《续续红楼梦》等，就有十多种。近年新发现的海内外孤本，包括清无名氏撰《人月圆》（卷回数不详）和清天花藏主人撰《新镌错认锦疑团小传》十六回本等。

去年11月中旬，我趁到安徽师范大学讲学之便，参观了芜湖市图书馆的阿英藏书楼，得知《阿英藏章回小说图录》即将问世，从而有幸为这部图录题写了书名，也算与阿英先生有缘也。

【不知不觉】

钟红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执行主编

更新角色认定

每年过了元旦的一段时间，是比较奇妙而纷杂的。各种上一年度总结已经交付，所谓新年展望也被多次提及，但就像寒冷的天气不时来袭一般，似乎要到农历春节之后，新的一年才真正开启。

最近在南京参加了一个青年文学写作的研讨会，近年来这样的研讨已经非常密集。而各种或实或虚的主题中，文学杂志扮演的角色，不是熠熠生辉的旁观者，而是凸显出一种带着“手工”性质的珍贵品质，以一种沉淀的耐心，打捞起那些独特的声音、实验性的文本，尚未被流量标签定义的潜力。那是一片生机勃勃的土壤，不断拓展文学最本质的价值的内在与边界：探索、思辨与审美的表达，既传承着严谨的叙事技艺与语言美学，也向最新的时代情绪敞开怀抱。不仅书写历史与远方，更敏锐地刻画当代青年的生存处境、精神图谱……

而以笔者所在的《收获》杂志，为了准备每年都在第四期推送的涵盖8至10篇小说的“青年作家小说专辑”，今年的“作品池”已经有几十篇小说在同事间阅读讨论，而今天的文学杂志，如果想做好青年原创文学的推手，就需要更新角色认定，从“发现作品”到“发现并陪伴作者”，从“单向传播”到“构建生态”，连接评论家、出版人等等，提供多维度的生长土壤，将经典的“编辑—作者—读者”关系，扩展为可互动的、可持续的共同体。



上周末，在浙江省开化县马金镇砸碗花湿地公园河畔，看到一群白鹅在清澈的水面上游弋、嬉戏。它们或舒展羽翼，或悠然浮游，橙黄的喙与雪白的身躯相映成趣。

随手拍专用邮箱：ycwbwyb@163.com

●随手拍
图文齐振松